

(上) 記非訪麗優誠陳隨

# 隨陳誠伉儷訪菲記（上）

魏惟儀

## 備置衣物頗費周張

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年）三月中華民國副總統陳誠先生代表總統蔣公赴菲訪問，隨行的官員有外交部長沈昌煥、財政部長嚴家淦、國防部副部長梁序昭等共十七人。外子沈劍虹為新聞局長，也被選隨行。

啓程前一星期，外子對我說，菲律賓這時已

備吧。」

我自民國四十五年來到台北後，還沒有出過國門一步，第一次出去就可以看到很多大場面，真太幸運了。這次正式訪問，雖然只有三天，但是我們要隨陳副

總統參加國宴兩次，應兩千多僕胞的大宴一次，菲副總統的午餐，陳副總統的答宴和其他無數次酬應的節目。我的行裝成了大問題，起碼需要三件長旗袍，三件白天穿的衣服和夏日晚間穿的皮鞋。我雖然有些現成的衣服，但都不順眼，僅有的兩件長旗袍，却是織錦的，相當厚，不適合馬尼拉的環境與氣候，一定要馬上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陳誠副總統偕夫人乘中美號專機飛抵馬尼拉步下機梯時留影，右為隨行官員錢復。

派置新裝，才能過關，想來能代表中國的衣料，還算繡花綵或綢，定做繡是絕對來不及了，於是急急忙忙跑了幾家湘繡店，算我運氣，買到了一件白綾上繡仙鶴的及一件淺藍色上面繡深淺藍色的梅花與燕子的，配着同樣花色的披肩，相當耀目，再加上外子由越南買回來的銀灰色上面有金點的綢與義大利的花絲衣料，叫裁縫趕出了幾件旗袍。料想不到的是皮鞋成了嚴重問題，三月裏在台北還是相當的冷，夏季鞋還未上市，買來買去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雙銀色皮鞋與一雙白皮鞋，那雙白鞋跟太高，又稍嫌緊，但沒有選擇也只好將就了。

## 行前茶會指示細節

出國的前夕，陳副總統及夫人召集了一次茶會，對隨從人員指示頗多。臨散會陳夫人又關照女眷們不要忘記帶長手套，和一個單長旗袍的玻璃紙罩「你們可以放一兩件旗袍在裏面掛在飛機客艙後面走廊的衣架上，這樣晚宴用的衣服就不會皺了。臨時拿去熨，也許來不及。」我當時沒有想到這玻璃紙罩那麼重要，走了幾家店買不到，時間迫促，只得算了。把我的兩件繡花旗袍放在外子掛西裝的旅行袋裏，那袋裏有衣架，也好

後把拉鍊拉好，對疊起來便是一個手提箱，又輕又方便，我以為沒有問題了。

三月廿日（星期三）我一清早起來，雖然很

興奮，但同時也有點放心不下。孩子們也爲了媽第一次出國，不知是喜是憂。外子時常笑我好像一隻老母雞，恨不得一天到晚，把小鷄夾在翅膀下面的確，我因很小便失去父母，知

道母愛的重要，所以對孩子不免過於鍾愛

，他們因之也缺乏自信心，短短的三日之別，也覺得依依不捨。

我知道飛機場上時常有相當大的風，於是匆匆忙忙跑到理髮店裏把頭髮梳得整齊齊，又打上了很多髮膠。上午十一時

趕到飛機場，那裏已是冠蓋雲集，政府首長及各國使節不下數百人。副總統於記者招待會之後與陳夫人向送行者一一道別。

十二時四十分，我們隨陳副總統夫婦登專機——中美號——起飛。中美號原是總統蔣公專用的座機，所以設備與裝置與一般飛機不同。在機身的中央有一間房艙，裏面不但有舒適的沙發椅和書桌，還有一個柔軟的睡榻。在這三小時的航程中，陳夫人經常在這室內休息，所以並未感到疲倦。副總統則時常到前後艙和隨行人員交談。隨行的除上述的幾位部長及夫人之外，尚有農復會委員沈宗翰、經濟部顧問李國鼎、外交部顧問李士英、外交部亞東司長劉宗翰、禮賓司長顧毓瑞、樂彬漢少將、醫官沈彥、外交部專門委員夏功權、政院交際科長黎紀坤、侍衛官韓采生等。



一九六三年三月菲華各界在馬尼拉盛大公宴陳誠

副總統（中立致詞者），本文作者坐於貴賓席左面一排中。

官晉爵；嚴部長升爲行政院長，李顧問爲經濟部長，沈宗翰委員督爲主任委員，顧毓瑞司長外放爲駐厄瓜多爾大使，梁序昭副部長爲駐韓大使，夏功權專門委員接長禮賓司。）

## 大使夫人機上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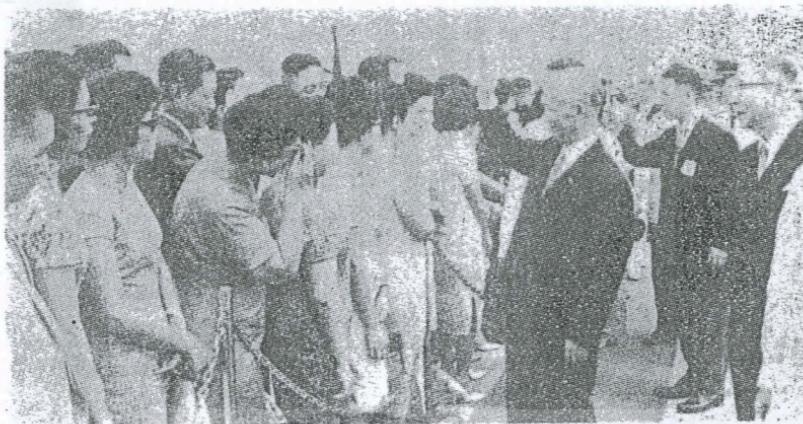
菲律賓大使在前數日已先返馬尼拉，協助安排及籌備訪問日程，菲大使夫人則與我們同行。她因和我比較熟，便坐在一起。我也趁機向她詢問一些有關菲國的習俗與沿革。

從羅慕斯夫人口中，獲悉菲國是由七千一百個島嶼構成的國家。因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而得名。出產品有木料、竹、藤、椰子、樹膠、亞麻、蘭花、香料，其手工藝品，如手飾、彩扇、草編的帽履手袋、木雕，均行銷海外，頗受歡迎。菲律賓與我國通商遠在明朝（西曆一三六八—一六二八）。菲國父李查（Jose Rizal）與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同時。菲律賓革命初期，中山先生正逃亡在日本，曾協助菲革命軍向日本購買軍火。不幸第一批因所載之船失事沉沒，第二批又遭日本政府扣留。李查的祖父爲中國人，所以有中國血統。中國華僑旅菲者約廿萬人。數百年來彼此通婚，已如水乳交融。近十餘年來中菲兩國爲了應付國際共黨的威脅，更加強了團結。

雖然爲了留菲逾期旅客的問題，發生了些摩擦，但不足爲兩國間之梗芥。和非大使夫人談談說說不覺已近菲國海岸。菲國政府派了八架飛機前來導引保護。轉瞬間已抵菲國上空，但見青山沃野之間，河流無數，大

小舟船，穿梭其間。這時我忽然覺得雙足脹痛，那雙新鞋本已太緊，箍得我疼痛萬分，但又不好意思把它們脫掉，只得勉強忍受。

## 隆重接待盛大歡迎



原來氣候驟然變暖，又坐得太久，雙腳腫脹起來，放禮砲後，菲總統又陪陳副總統檢閱儀隊。我們女眷則隨陳夫人站在一旁。那時，我的雙足如萬針亂刺，但盡力忍住，並要強露笑容，實在相當辛苦。幸而爲了節省時間，陳副總統原準備在機場發表的談話，臨時改爲書面。方自慶幸之際，顧毓瑞先生來通知我們說：原定的日程，有些更改，現在不同旅館休息，直接去菲總統府——瑪蘭甘寧宮。我們步出機場，一路忙着和歡迎的羣衆握手。陳副總統及夫人，菲總統及夫人登上禮車。我們也依次上車。我原以爲我會和外子同車，原來我們每人都各有禮車一輛。外子與菲新聞部長柏倫加同車，我與柏夫人同車。他們送我們到旅館之後，這兩部禮車就派給我們夫婦用。有時，我和外子同坐一車，另外一輛就開着空車跟在後面，很是神氣。

由飛機場到總統府要經過杜威大道、塔虎脫大街、阿悅拉橋（這條橋是巴市與岷市的分界）

陳副總統偕隨行官員向歡迎僑胞揮手致意

、蘇格蘭將軍街而抵瑪蘭甘寧宮。沿路上中非兩國國旗到處飄揚，老百姓、學生、工人夾道歡呼。

。一共經過了六個專爲歡迎陳副總統而築的牌樓，有的上面還有他的照像。歡迎的羣衆不下數十萬人。有很多白髮如銀的老先生、老太太。一位穿中國裝束的老太太，手裏拿了一根拐杖，倚着樹，不停的擦眼淚。我也不由得心裏酸起來。雖然華僑在菲律賓，一般說起來，還沒有受到太大的歧視，但是當他們看到自己國家的副元首來訪，不免勾起無限的思鄉情緒。

## 菲總統府氣象不凡

菲總統府——瑪蘭甘寧宮——很富麗堂皇，前面一片綠油油的草地，跑道是半圓形的，沿着跑道的兩邊裝着密密排排的小燈。這宮殿甚麼廣闊，樓上大廳兩旁有寬闊的長廊。右邊廊下，靜靜的流着一條小河。陳副總統夫婦、沈部長夫婦住在總統府，其他的隨從人員則住在馬尼拉飯店。我們隨從的女眷在抵菲的第二天，曾去問候陳夫人，看見陳副總統與夫人的寢室，是在樓上的左廂，包括一個起坐間、一間臥室、一條長方形的走廊通浴室。設備並不算十分豪華，但却相當舒適。在房內，因陳夫人十分和藹，我們感到很自由，並曾爲陳夫人拍照，但是一開門，立刻就有兩個衛兵，向你立正敬禮，不便自由活動。沈外長夫婦不住在主樓而是在花園裏的一所竹房。那所房子很是別緻，不但地板、牆，全是由竹子搭成的，連傢具、用具也是竹製的。

我們這些隨員在觀見非總統夫婦後，便到馬尼拉飯店。外子和我的套房，外面是會客室，牀上全嵌大玻璃鏡。屋子的中央有一個半圓形的長

(上) 記菲訪儂仇誠陳隨

沙發，前面一條長椅，左手靠窗的地方，擺着一張書桌，進門處有一個長形供桌，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氈，由臥室的窗口可以看見海濱——那舉世聞名的馬尼拉海灣。

我進到房間裏第一件事，就是把痛得像被火燒的腳，浸在冷水裏，把那雙漂亮的新白鞋丟得遠遠的，再也不想看它們。馬尼拉飯店一共有二百九十多間房，雖不是該市最新的旅館，但我喜愛它的帶有古西班牙色彩的建築與裝潢。並不是我崇古非今，現在新式的建築物，線條多半很生硬，縱然能引起美感，却決無舒適之感。

### 旗袍皺了好不急人

我解除了雙足的桎梏之後，靜靜的睡在柔軟的床上，欣賞這富有藝術化的室內設計，那梳裝檯上金色鍍花的鏡架，床頭有由細小彩鏡嵌拼成的圖案，連五斗櫃抽屜的把手都頗為精巧別緻。雖然非律賓脫離西班牙統治已七十餘年，但語言、宗教、習俗，甚至裝束，均受其薰濡頗深，至今尚未能擺脫。正在想充份享受這華麗高貴的臥室時，外子忽然問道：「今天晚上八點半非總統國宴，你的衣服準備好了沒有？」我匆忙的走進放行李的房間，把他的布袋箱子打開，抽出我倆的兩件繡花長旗袍，一看不由得大叫起來：「啊呀！我的旗袍全皺了！」立刻拿起電話來找旅館的侍者叫他拿去熨。但是侍者說：「現在已經過了五點，洗衣店已停止工作了」。我說：「你無論如何要替我想辦法，今晚我要參加國宴，非常常！」那侍者勉強點了點頭。我把那件白色綵

子上面繪仙鶴的旗袍交給他拿去。誰知左等右等，等到七點，還不見他拿回來，正在焦急萬分之際，駐菲新聞參事處虞為先生夫婦來訪。他們聽到這個情形，立刻說：「旅館製衣服，尤其是旗袍，便是及時送回，也不一定熨得好。大使館張先生的家住得很近，不如拿到他的家裏去熨一下。」

說着虞太太便把我那件淺藍色的旗袍拿了出去，不到半小時便送回來，熨得非常勻貼。我感激萬分，也來不及問她是否她親自動手幫我熨的，急急忙忙的穿上。八時正離開旅館時旅館的侍者尚未收回那件白鶴的衣服來。如果虞先生夫婦不是及時來訪，豈不誤事！想起陳夫人在臨行時再三叮嚀，要買一個掛衣服的玻璃紙罩，這時才領略它的重要。

馬尼拉濱海，所以白天無論如何熱，夕陽西下後，海風徐來，相當涼爽。我們在赴瑪蘭甘寧宮的路上，看見了日落馬尼拉灣的奇景。馬尼拉灣為半圓形，三面臨水，海天遼闊一望無際，鮮紅的落日，晚霞如亂錦，映在碧綠的海水上，好像每秒鐘都在變換的幻境。這壯麗的奇觀，幾世難得一見。沿海濱的大道兩旁種着火焰樹（*Tell me Tree*）花紅似火，朵朵相連，開成一片，下面綠葉如翠盤乘托，嬌艷悅目。

### 國宴中的菲國政要

國宴在瑪蘭甘寧宮樓上的大廳內。當晚開闢敵戶，燈火輝煌，大廳與兩旁長廊之間沒有門戶隔閡，清風送爽，幾有秋意，從廳內下望可以看見那條美麗的小河，河上還有一個畫舫，一條雕

得精美的小橋，小河彼岸花木叢生。這大廳共分兩部份，外邊是接待室，裏邊是餐廳。華燈影裏，高官貴胄，他們的夫人更是絢光綵影，盡態極妍。（非國婦女多數對衣着非常講究。有錢人家的太太往往做了名貴的新衣僅穿一次，就不再穿了。）

這次宴會，有一個好現象，是非律賓有史以來一個很難能可貴的表現。這就是，在這次宴會中，非兩黨的最高領袖們，歡聚一室，觥籌交錯，談笑風生。非前總統加西亞夫婦欣然來臨是非國民黨與自由黨兩黨友好的佳兆。

參加這次宴會的除了非政府高級官員外，引

人注目的是三位名媛：前總統羅哈斯夫人、奧斯敏納夫人及麥克塞塞夫人。麥夫人雖黑衣一襲，薄施脂粉，但風韻卓越。她眉目之間似仍帶着淡淡輕愁，楚楚動人。想麥克塞塞總統，雄才大略，敉平了國內虎克黨之亂，後來不幸因飛機失事而死，不要說他的妻子，未能忘情，菲國百姓及國際人士至今仍然為之惋惜。最漂亮的（我認為）是菲故總統季里諾的千金了。她雲鬢高聳，乳白的膚色襯上剪裁人時的紅衣，明眸善睞，玉立亭亭，一室為之增色。晚宴時，非駐華大使坐在我的對面，這位漂亮的女士坐在他的旁邊。我先不知道她是誰，問了羅慕斯大使才知道。我心裏想，我曾經看見過季里諾總統很多的照片，他一點也不漂亮。大概這位女士的母親一定是一位國色天香的美女。不由得再向她一望，正巧她也在向我看，相對一笑。

馬嘉柏臯總統據說已五十三歲，但看來不過

